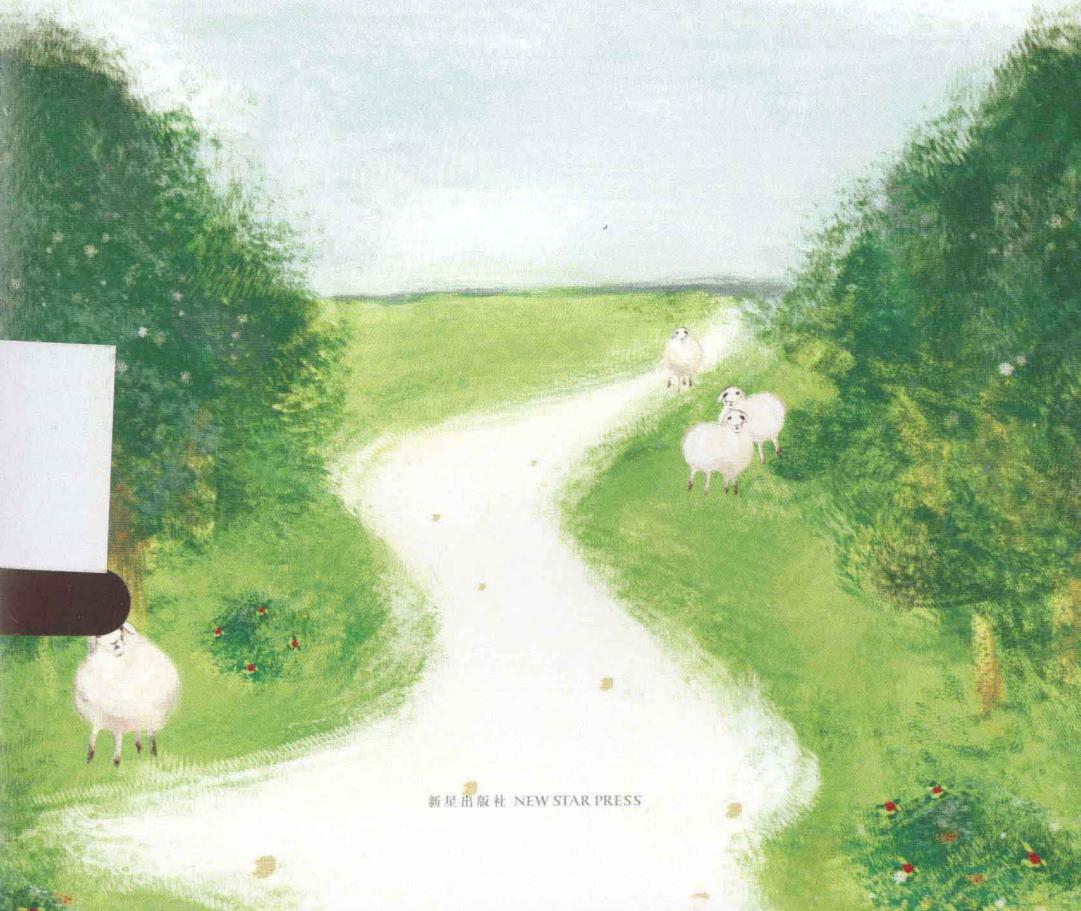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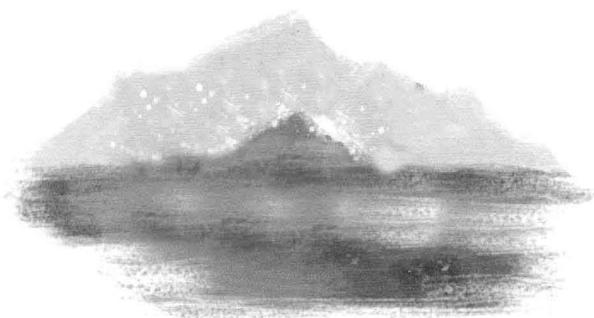
李娟
著

阿勒泰的 角落



李娟
著

阿勒泰的角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勒泰的角落/李娟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33-1253-0

I . ①阿… II . ①李…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7284号

阿勒泰的角落

李娟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刘恩凡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253-0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阿勒泰骆驼峰
杨建波 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新版自序 1
自序 5

在喀吾图

一个普通人	8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喀吾图奇怪的银行	
我们的裁缝店	26
看着我拉面的男人	19
喝酒的人	47
尔沙和他的冬窝子	52

11

在巴拉尔茨

叶尔保拉提一家	
河边洗衣服的时光	
河边的柳树林	
门口的土路	83
有林林的日子里	76
巴拉尔茨的一些夜晚	60
更偏远的一家汉族人	69
	91
	105 97

在沙依横布拉克

孩子们	112
深处的那些地方	
和喀甫娜做朋友	
带外婆出去玩	
外婆的早饭	
补鞋子的人	
159 155	
148	
136 121	

在桥头

秋天	164
狗	170
有关纳德亚一家	
我们的房子	
坐爬犁去可可托海	
怀揣羊羔的老人	
在桥头见过的几种很特别的事物	
214	176
203	

218

在红土地

在戈壁滩上	
妹妹的恋爱	
拔草	
点豆子	244
金鱼	252
三个瘸子	259
粉红色大车	
270	
277	237 230

新版自序

十年前我在机关上班，工作之余陆续写出了一些文字，并贴到网上。渐渐引起一些网友的注意，得到了一些前辈的认可，最终在二〇一〇年获得出版机会。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出版三年，共计销售五万册，为我带来了无数的荣誉和关爱。感到喜悦，也感到不安。

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只与我的个人生活有关。很多读者质疑这样的写作能维持多久，我也曾为之迷茫。但是，考虑这些事情的同时，生活还在继续，文字还在流淌，表达的意愿仍然强于一切。那么暂且先这样吧。

还有读者对我的生活近况好奇。五年前我从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辞职后，生活一直非常动荡，直到去年才安定下来。去年春天，我把我的家从书中所说的“阿克哈拉牧业村”迁至阿勒泰市郊农村。如今家里有三亩地，种了喂牛的饲草和玉米、葵花。养着四头牛、一群鸡鸭，以及三条狗。去年一直在修房子，蛮辛苦的，如今新生活刚刚理顺。同时也在城里买了楼房。谢谢大家关心。

还有些读者总会问起我的“妹妹”。在这本书里，我曾写过她的恋爱。其实她并不是我亲妹妹，是继父带来的孩子，在我家生活了六七年。正是我写下那篇文字的那一年，她的命运改变了。那时她刚

满十八岁，在老家农村，这个年龄可以嫁人了。家乡人昏昧，嫁一个女儿能得一笔彩礼，算是发一笔小财。于是她的生母把她叫回四川，草草嫁了。听说嫁得不太好。

那时我们的家庭刚从桥头迁至几百里外的南面戈壁（阿克哈拉）。那里偏僻闭塞，环境恶劣。搬家的头一年，为了照顾九十高龄的外婆，我托人帮忙，去到城市谋职，从此很少回家。妈妈和继父、妹妹三人过得非常艰难。妹妹离开时，我的继父，也就是书中那位自学成才的补鞋匠，也不堪困窘，卷铺盖走了，去内地打工。听说后来过得也不好，还进入了传销集团。唯一的几次联系是打电话来鼓动我去参与他们的大业。后来再无音信。

在这段生活完全消失之前，我以文字记录了许多难忘的细节。阅读时，连自己都为之动容。常常想，如果这些文字由现在的自己来书写，可能不会写得如此平和、如此温暖吧。

有很多读者善意地劝告：“李娟，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纯真与朴素，千万不要被城市和现实所污染……”对此只能苦笑。况且，刻意地保持纯真，这本身就不是一件纯真的事吧？而真正的朴素也用不着去“保持”的。至于城市与现实的“污染”，我不相信还有人能避开这个时代的印记。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是穿越而来。而我，要么是强大的，不受这印记的主宰；要么是懦弱的，回避了这印记。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至今仍然依赖城市生活。大约因为经验上的反差，才会对乡村生活有特别的体会。同样，大约也因为从小生活动荡，才更贪恋宁静与一成不变；因为历经暴力，才更愿意描述平安与温柔；因为悲伤，才敏感于喜悦……当然，所有这些只是“大约”，只是非得有说法时才想到的借口。有时候想想，写作是多么神秘的事！为什么是我写而不是身边的人写，为什么写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只能解释为“命运”了。

正是同样的命运，令我再也无法回到阿克哈拉或沙依横布拉克，也无法“保持”过去的那个自己，无法迎合读者的期待。但是，作为我文字的起点，这本书，这些已经结束的故事，已经消失的生活，这些昨日的情感，将永远是我写作最重要的基石，支撑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分。我感谢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过去的自己，感谢每一个能够谅解我的人。

还要郑重感谢制作此书的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感谢编者们对此书的重视、对作者的体贴。尤其满意的是，这一回书的封底再没有贴名人荐语了……感到这才是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书。

二〇一三年 春天

自序

这些文字大约在二〇〇四年左右写成，所描述的生活情景在一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之间。内容无非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九篇雪》的延续，且同样都是练笔之作。如果说有成书的必要，大约是因为它们所记录的这些与自己有关的游牧地区生活景观，还算是少有人记录的。

我的家庭很多年里一直在阿尔泰深山牧区中生活，开着一个半流动的杂货铺和裁缝店，跟着羊群南下北上。后来虽然定居了，也仍生活在哈萨克牧民的冬季定居点里，位于额尔齐斯河南面戈壁滩上的乌伦古河一带。其实，我之前在学校读书，之后又出去打工，在家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却正好处在最富好奇心和美梦的年龄。那时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挥之不去，便慢慢写了出来。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哪怕到了今天，我也仍然只是攀附着强大事物才得以存在。但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强大起来。

写作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慢慢地，就成了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同许多写作者一样，我通过不断的写作来进行学习、寻求舒适。虽然这些收录成书的文字中，许多想法和说法已经为现在的自己所否定了，但我仍然珍惜它们。而每次重读，总能真切地看到独自站在荒野中，

努力而耐心地体会着种种美感的过去的自己……漫长过程中，一点一滴贯穿其间的那种逐渐成长、逐渐宁静、逐渐睁开眼睛的平衡感，也许正是此时全部希望生活的根基与凭持吧。让我觉得很踏实，觉得自己的写作其实才刚刚开始。

二〇一〇年 春天

在喀吾图

一个普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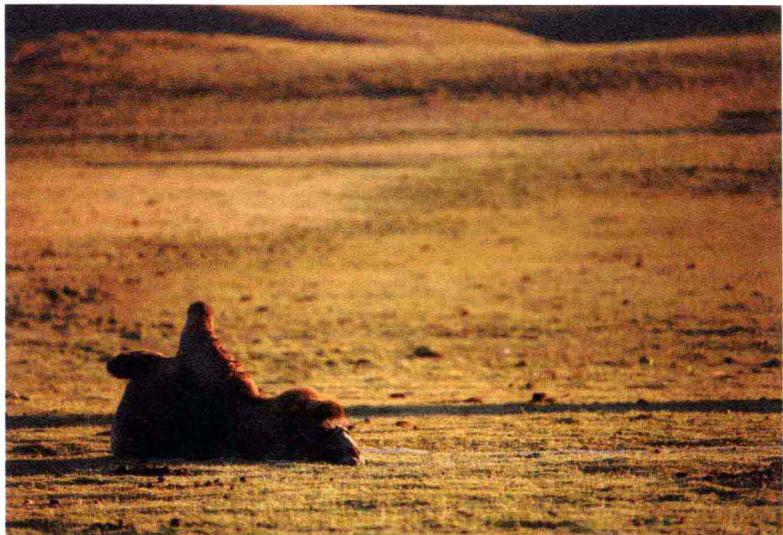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实在太复杂了，因此我们就忘记了。他的脸却长得极寻常，因此我们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总之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欠了我们家的钱。

当时，他赶着羊群路过我家商店，进来看了看，赊走了八十块钱的商品，在我家的账本上签了一个名字（几个不认识的阿拉伯字母）。后来我们一有空就翻开账本那一页反复研究，不知这笔钱该找谁要去。

在游牧地区放债比较困难，大家都赶着羊群不停地跑，今天在这里扎下毡房子住几天，明天又在那里停一宿。从南至北，绵绵千里逐水草而居，再加之语言不精通，环境不了解……我们居然还敢给人赊账！

幸好牧民都老实巴交的，又有信仰，一般不会赖账。我们给人赊账，看起来风险很大，但从长远考虑还是划得来的。

春天上山之前，大家刚刚离开荒凉的冬牧场，羊群瘦弱，牧民手头都没有现钱，生活用品又急需，不欠债实在无法过日子。而到了秋天，羊群南下，膘肥体壮。大部队路过喀吾图一带时，便是我们收债的好日子。但那段时间我们也总是搬家，害得跑来还债的人找不着地方，得千打听万打听，好不容易才找上门来。等结清了债，亲眼看着我们翻开记账的本子，用笔划去自己的名字，他们这才放心离去，一身



吃饱喝足的骆驼

杨建波 摄

轻松。在喀吾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缚住一个人。

可是，那个老账本上的所有名字都划去了，唯独这个人的名字还稳稳当当在那页纸上停留了好几年。

我们急了，开始想法子打听这家伙的下落。

冬日里的一天，店里来了一个顾客，一看他沉重扎实的缎面狐皮帽子就知道是牧人。我们正好想起那件事，就拿出账本请他辨认一下是否认识那人——用我妈的原话，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加蛮”（不好）的人。

谁知他不看倒罢了，一看之下大吃一惊：“这个，这个，这不是我吗？这是我的名字呀！是我写的字啊！”

我妈更加吃惊，加之几秒钟之前刚骂了人家“不要脸”并且“加蛮”，便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起来：“你？呵呵，是你？嘿嘿，原来就是你？……”

这个人揪着胡子想半天，也记不起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买了这八十块钱的东西，到底买了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要买。

他抱歉地说：“实在想不起来啦！”却并没有一点点要赖账的意思。因为那字迹的确是他的。但字迹这个东西嘛，终究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我们又不知道他平时怎么写字的。反正他就是没赖账。

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立刻送来了二十元钱。后来，他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分四次还完了剩下的六十元钱。看来他真的很穷。